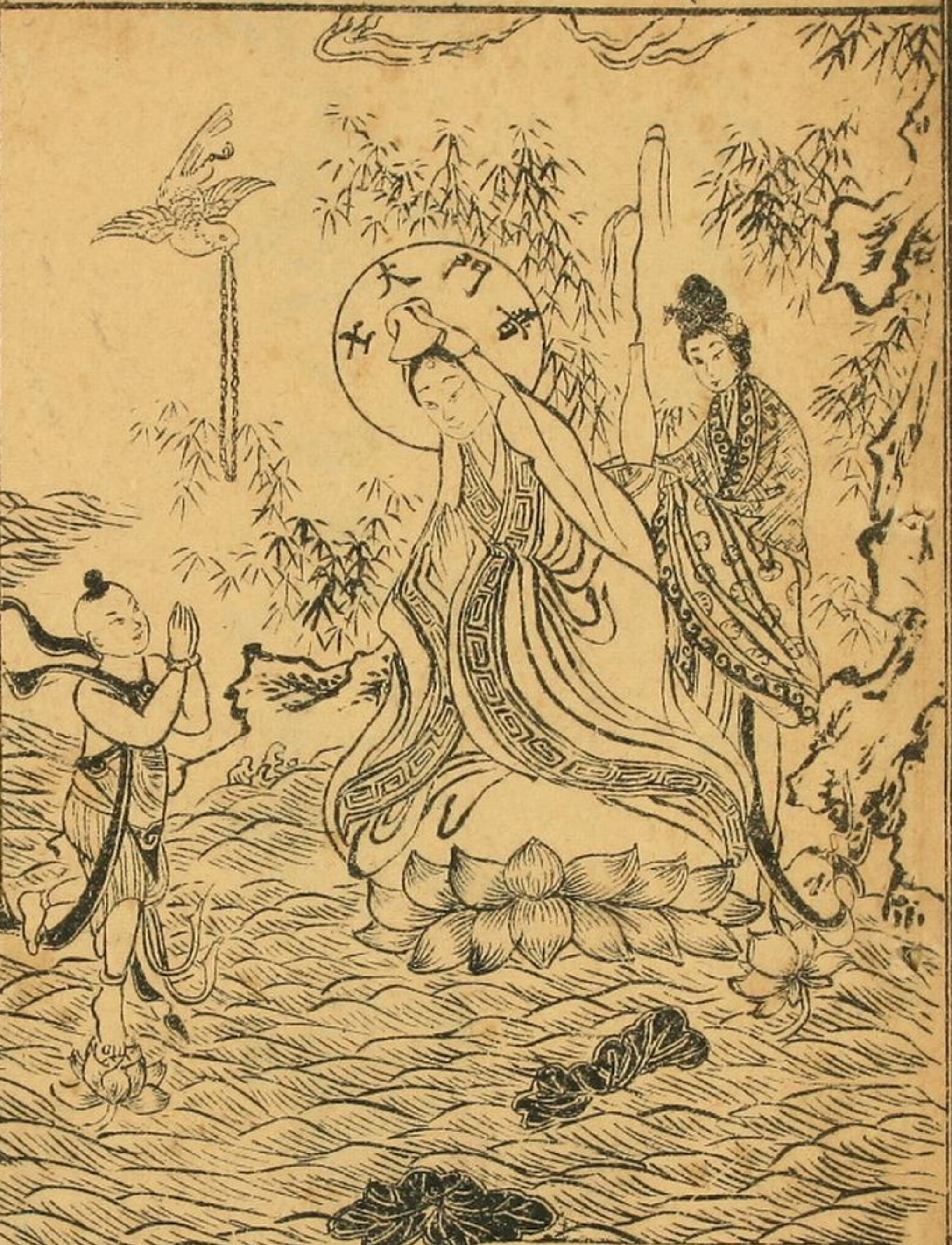


自講善民問故事

繪圖李三娘寶卷

惜陰書局



發行所四馬路家園中

世風不古人
心險詐如能
循循善誘未
嘗不可改進
也本局在昔
向以武俠小
說風行海內
外持公道除
奸邪以警世
俗賢愚豈知
閱者誤會反
足遺誤社會
青年本局慨
念前非決棄
武化改求善
化引人以正
戒之以邪畧
做人心以補
世風耳
本局主人識

30
25
20
15
10

(12)

苦盡甜來磨房卷

繪圖 李二娘寶卷

上海惜陰書局印行

陳潤身署首



咬臍郎



李三娘磨房寶卷卷上

磨房寶卷初展開

一炷清香爐內焚

三炷清香虔誠敬

漢高祖斬白蛇起義

農民百姓相傳至唐朝

劉瑛全庚四九家中豪富

憂是年重陽佳節劉瑛命家人備了一席酒與安人賞菊席間夫妻二人談起子息

劉瑛一聲長嘆說道安人吓

想我劉家都行善

莫非祖上傷陰德

你我年紀尚未老

聞說東村天王廟

你我不妨明日去

是夜飲到黃昏後

分付家人備福禮

家人提了三牲禮

三牲福禮中央供

諸佛菩薩降臨來

報答上蒼天地恩

堂上父母福壽增

善男信女虔誠聽

二炷清香插入爐

合家大小都歡樂

四季平安免災星

因何却是沒兒孫

天派劉家絕後人

子息遲早命生成

天王菩薩十分靈

求求天王也該應

夫妻雙雙內室寢

兩乘小轎出家門

夫妻雙雙望裏行

劉瑛夫妻跪埃塵

善男信女虔誠聽

二炷清香插入爐

合家大小都歡樂

四季平安免災星

五穀豐登永太平

富貴榮華萬萬春

但劉家子孫變為

有些人家常作惡

安人回言員外叫

命裏有時總是有

王家員外求一子

員外聽說心歡喜

次日東方升紅日

一路抬到天王廟

廟中道士親來接

暗中祝告天王佛

子孫倒有一大羣

夫君且自放寬心

命裏無時莫強求

李家也生女千金

賢妻說話理該聽

員外安人早起身

坐到山門出轎門

大殿上面把香焚

夫妻向善少兒孫

但願神聖來保佑 賜我香烟後代根
 祝告一番身立起 化了紙庫與銀錠
 道士送出山門外 夫妻上轎轉家門
 話說天王大帝叫手下仙童查看劉瑛平生善惡仙童回報說劉瑛平生向善並不作惡天王即具表天庭親自上奏玉帝直往南天門到了通明殿朝見已畢奉表上呈玉帝展表細看十分大悅道難得下界有此善人朕當賜與貴子正說之間忽然左金童右玉女微微一笑玉帝點頭喚過金童玉女道今命你二人下界金童賜與劉家玉女方也是一國之主功成再行上天即命太白金星送二人下界金童賜與劉家玉女由卿專主先到月老宮繫定赤繩太白金星領了玉旨帶下金童玉女謝恩玉帝退朝天王大帝自回下界不提

再說太白金星領了金童玉女行
 綠絲當中打個結 十八年災難受
 纏定之後辭月老 三人一全駕祥雲
 按落雲頭歸下界 送入劉家宅院門
 沙陀村中李員外 產生一女喜歡心
 不表金星并李氏 再言劉瑛長者身
 安人說與員外曉 劉瑛聞言喜歡心
 安人自後身懷孕 看見牙床甜晶晶

先到月老宮中去 紅絲當中珠一粒
 一路雲來并霧去 金童劉家投生去
 取名就叫三娘子 是夜安人得一夢
 時光容易來得快 看看十月將滿足
 紅綠絲線纏脚跟 將來一子好送終
 東流村在面前存 玉女送到沙陀村
 就是玉女下凡塵 夢見金星送子臨
 日月如梭不留停 安人腹中痛難禁

將身坐在紅盆上 穩婆旁邊是收生
 但願安人早早產 生個傳宗接代人
 自古好人難生下 揀年揀月揀時辰
 天上紅光有十丈 隣居只道降火星
 生下孩兒人一個 哭聲好像如鐘鳴
 看見孩兒相貌好 重賞穩婆十兩銀
 員外代兒取名字 智遠二字取為名
 一週二歲娘懷抱 三週四歲學步行
 智遠不喜文章讀 愛弄刀鎗學武人
 長鎗短刀由他學 半日武來半日文
 專好村中惹禍事 打了人家哭上門
 劉瑛夫婦因兒子時常惹禍心中氣悶不過憂憂急急染成一病延醫服藥求神問卜百藥無靈一雙老夫妻一先一後相繼而亡是年五十七歲智遠舉哀盡禮送葬已畢一人獨掌家私無了管束每日三朋四友呼盧唱雉朝朝寒食夜夜元宵一班壞人進門家人小使欺他年幼無知你偷我偷不上二年弄得精光智遠只得在外流落起初親朋借貸後來天天如此人家也不肯了智遠無可奈何只得得到隣村乞食求生這天討到沙陀村人家見他年少不肯週濟他智遠腹中飢餓身子困倦就在天王廟供桌下面睡臥却好李員外進廟燒香

員外外邊多忙碌 一陣痛來痛個死
 城隍土地團團轉 紛紛都到劉家宅
 了頭報與劉瑛曉 三朝拜謝天和地
 小名又叫劉高宇 五歲六歲認方字
 員外安人多愛惜 智遠已交十四歲
 員外時常陪好話 氣在心頭悶在胸
 拳棍武藝十分精 請個教師到家門
 七八歲上請先生 到老終身不改名
 諸親百眷賀登門 請個教師到家門
 方知安人產官人 裝香點燭拜先靈
 兩陣疼來眼前昏 送到臨凡金童星

按下智遠身落泊 單表沙陀村裡人
 所生孩兒人兩個 洪信洪義二孩名
 員外正在家裡坐 忽然想起一事情
 就叫安童忙收拾 三牲祭禮盡完成
 一程來到天王廟 擺下祭禮共三牲
 不說員外焚香事 再表藏身桌下人
 聽得外面人了願 連忙睜眼看分明
 李公抬起頭來看 五爪金龍耀眼睛
 供桌底下這一望 看見窮人拿了香
 打得那人心焦躁 就與道士便相爭
 智遠向前回言答 員上在上聽原因
 家住徐州沛縣裡 東流村裡是家門
 父親名字叫劉瑛 母親田氏院君身
 不幸父母雙亡了 單單只有我一人
 天寒地凍無投奔 在此廟內暫安身
 你身既是無家業 同到我家過幾春
 拜罷一場方立起 情願跟隨員外身
 說話之間來得快 沙陀村在面前存

村中有個李員外 第三李氏三娘子
 當年許下神明願 香花蠟燭都齊備
 便叫道士通誠告 可憐身窮人落泊
 智遠伸出一隻手 李公心下多疑惑
 道士看見心中怒 員外此時將言問
 若問我的名和姓 祖輩公公劉高祖
 生我叫做劉智遠 諸親六眷都不睬
 李公這裡親聽得 智遠一聽忙下拜
 李公上馬前頭走 一程來到家門首

夫妻和合過光陰 就是天宮玉女星
 此時正當了願心 安童担着便行程
 跪下沙陀姓李人 睡在桌下苦難禁
 偷去公雞一樣牲 道士各處都搜尋
 當胸一掌下無情 你是何方那裡人
 不是無名少姓人 我是三十九代孫
 並無兄弟在家門 漂流來到此間存
 心中歡喜十來分 多多拜謝大恩人
 智遠便在後頭跟 安人兒女來出迎

看見智遠開言問 此是何人到我門
 我今在廟了香願 見只年少小官人
 老夫問他名和姓 也是徐州沛縣人
 安人聽說抬頭看 細看劉姓小官人
 分付女兒三小姐 取件衣服與他身
 頭上紫氣金龍現 將來必做帝王身
 人內取了員外服 堂前送與姓劉人
 員外暗中來商議 要將三娘配劉君
 安童出門三爺請 却好洪信轉家門
 員外說與洪信曉 將你妹子出年庚
 洪信廳前將言說 爹娘你好不聰明
 與他一面不相識 怎與他人結成親
 李公聽得將言罵 便罵無知小畜生
 洪信被父罵一頓 終朝懷恨在於心
 庄西去把三叔請 請來說合作媒人
 三娘身穿十錦袄 頭代金冠照眼明
 左右梅香來伏侍 笙簫鼓樂鬧盈盈
 參天拜地都已畢 送入洞房鬧音音

員外便乃開言道 身藏桌底無依靠
 家在東流村裡住 相貌堂堂身軀大
 三娘心中來暗想 現在雖然身落泊
 智遠得了安身處 分付便把兄弟請
 上前見過生父母 妹婿就是劉智遠
 此人却無親戚在 倘若是个真強盜
 此事父母做了主 不說洪信懷了恨
 揀好良辰並吉日 耳上金環鋪珠翠
 智遠週身也打扮 是夜夫妻歸羅帳

安人你且聽原因 可憐落泊實難禁
 姓劉名叫智遠身 不像低三下四人
 我看此人是貴人 日後必定大翻身
 作事操勞甚殷勤 好與智遠做媒人
 動問因何笑音音 請你三叔做媒人
 又無根絆外方人 我家富藏罪不輕
 要你旁邊說甚因 再表員外李公身
 安排酒宴結為婚 三寸金蓮裙下登
 人要衣裝佛要金 鴛鴦枕上話情濃

一夜夫妻如山重
不覺整整三個月
三娘只是哀哀哭
假意床前來問病
切勿當他外方漢
員外含笑歸陰去
成殮安葬都已畢
又一番忙忙碌碌
請到娘舅與三叔
我家又無多大產
快把三娘退去了
桌上現成文房寶
寫完交與洪信手
李三叔接過退婚書一看
只見上寫立退婚人
劉智遠徐州沛縣東流村人氏
蒙岳父母雙雙亡故
內兄洪信洪義逼我退婚
三娘另嫁迫不得已
立此退婚書一紙
預備後日呈官公判
逼寫退婚人李洪信李洪義
退婚人劉智遠
中媒人李三叔
三叔頓時吃了一驚
腹內自己暗沉吟
可恨智遠無道理
勒寫退婚凶狠心

天明堂上謝雙親
員外一病不起身
夫妻伏侍甚殷勤
員外叮囑一雙人
嫡親相待妹丈身
弟兄假意哭父親
安人一病也臨身
洪信兄弟巧計生
廳堂設席把家分
你却又是光棍身
送你大錢五千文
快快此刻寫退婚
三叔拿來看分明

一日三來三日九
延醫服藥芒無効
洪信洪義都快樂
三娘是你親妹子
洪信洪義稱曉得
床前哭倒三娘子
不到旬日歸陰府
二個嫂嫂心迹壞
洪信喚出劉智遠
現在我有一句話
他州外府憑你去
智遠點頭哈哈笑

光陰如箭古來云
問卜求神也不靈
但求娘親也歸陰
我死之後另看承
定然優待姓劉人
安人心中苦十分
大悅兄弟兩個人
竄撮丈夫把家分
叫他坐定便開聲
今朝說與妹丈聽
由你何處去安身
手拿羊毫筆一根

倘若拿去當官告
賢侄此事動不得
洪信妻子張氏女
南庄有塊瓜田在
妖怪吃了劉智遠
三人議定重入座
將來我妹馬度日
你們夫妻南庄去
智遠拱手忙謝過
洪信洪義全推却
叫聲夫君且莫往
智遠搖頭妻子叫
憑着愚夫一根棍
說罷之時忙收拾
三娘見夫他去了
不表三娘心中恨
却說智遠乘着酒意
走到園中看看天色
已晚心內思想道
洪信夫婦欲來害我
想人生在世由天執掌
小人惡計也是無用的
等我捉了妖精瓜田
終是我的了正在

連累老夫問罪名
切莫惹下大禍根
相勸夫君別生心
常有妖精獻現形
三娘仍舊好嫁人
假意言歡叫妹倩
直性之言不必憎
種瓜種菜自經營
難得內兄大量人
智遠入內見妻身
瓜園田裏有妖精
娘子不必多費心
捉住妖精見妻身
一根棍子手中存
怨恨哥嫂一雙人
原說英雄智遠身
一程來到瓜園裡
心中思想怪妖精

忙叫洪信并洪義
洪信聽得痴呆了
要害一個劉智遠
何不送與劉智遠
洪信聽說都歡喜
并非內兄逼退你
現在退婚且不說
退婚一紙撕碎了
就此作別南庄去
將言說與三娘曉
二兄不存好意見
不是卑人誇海口
今夜卑人瓜田守
忽忽即到瓜田去
我夫若有長和短
一程來到瓜園裡
心中思想怪妖精

內堂裏面話分明
此事如何是怎生
何必今朝寫退婚
讓他夫妻過光陰
娘子計策勝陳平
只因你是光棍人
送你瓜田過光陰
未知妹丈可依允
改日再行報大恩
三娘聞言吃了一驚
回他瓜園理正應
愚夫并不怕妖精
看來什麼怪妖精
要等妖精見輸贏
怎肯于休不理論
心中思想怪妖精

思想之間忽然一道白光冲出來。光中跳出一個人來。青面獠牙。十分凶惡。見了智遠向前撲來。劉智遠舉棍相迎。一來一往。戰有十餘個回合。那裡是妖怪對手。殺得汗流浹背。自知性命不保。不由大叫一聲。道：「洪信賊子。俺劉智遠今日雖死死後也不饒你的。說也奇怪。這一聲喊叫。那妖怪却望地下鑽了進去了。智遠定神一看。不由大奇。尋到其處。只見一個黃包袱。打開來。有兵書寶劍。劍上有字寫着。

寶劍一口

土中埋藏

五百年後

天賜劉郎

將來定漢

重興家邦

兵書戰策

智遠收藏

智遠念完八句詩

心中大悅謝蒼天

跪倒身體望空拜

拜謝神明過往神

智遠今朝得此劍

殺盡朱温百萬兵

哈哈大笑歸家去

將言告訴三娘聽

為夫天賜書和劍

要作保駕有功人

聞說岳爺招軍馬

要到邠州走一巡

三娘不便來阻止

功名原是大事情

智遠便把叔丈請

拜托照應三娘身

三叔聽說賢婿叫

你去三娘怎樣能

洪信夫妻心很毒

恐你去後變良心

智遠不免將言說

叔丈你且聽原因

千朵桃花生一樹

只多一個姓劉人

侄婿今朝出門去

諒情可以少壞心

我今只愁無盤費

還要叔丈做人情

三叔點頭稱曉得

盤川不用你担心

我今助你銀三十

諒情也可邠州行

智遠連忙作了揖

日後成名不忘恩

三叔告辭回去了

智遠入內又叮嚀

娘子且自家中守

多則三年夫必臨

少則一年並半載

還望娘子要忍心

娘子身體要保重

千萬不要愁悶生

三娘也把夫君叫

一路之上要小心

逢山須防虎狼物

遇水要防風浪臨

天未暗時早投宿

切莫貪趕路途程

二人恩愛難分捨

棒打鴛鴦兩下分

智遠含淚來收拾

頓時辭別要登程

行一步來看一看

難捨三娘一個人

三娘也是含淚送

哭還香房悶昏昏

不說李氏三娘子

再表智遠姓劉人

飢餐渴飲來行路

一路打聽邠州臨

先下招商投客店

次日早上去投軍

將身行至轅門首

呼吶喝六甚威風

智遠上去報名姓

登記官兒是總兵

對着智遠只一看

此人相貌好威風

入內報與元帥曉

今日共招十三名

元帥傳上英雄漢

細問家鄉籍貫真

一個問過又一個

問到沛縣智遠身

智遠雙膝來跪下

尊聲元帥在上聽

祖籍徐州沛縣住

東流村上劉姓人

祖輩公公漢高祖

三十九代智遠身

久聞元帥招軍將

欲滅朱温反叛人

小人特來投麾下

愿助元帥滅朱温

岳家元帥點頭笑

智遠口氣是將軍

又把牠來仔細看

虎背熊腰上等軍

目下暫為收帳下

將來有功再賞升

開口便把智遠叫

你且先充馬頭軍

馬房裡面先管馬

日後提拔你當身

智遠聽罷心中悔

無奈去做馬頭軍

日間喂養千匹馬

夜間巡哨到天明

餉銀只有錢式吊

除去伙食無多存

其時正交冬腊月

夜裡巡更冷十分

是夜又是天下雪

衣單又冷步難行

走一步來捱一捱

行到衙門後墻門

智遠開口一聲嘆

想起家中珠淚傾

我命因何如此苦

投軍又做馬頭軍

何日得遂平生志

揚眉吐氣獻猷能

自言自語頻嘆惜

驚動岳家小姐身

元帥惟生此一女

琴棋書畫件件精

描龍綉鳳都能幹
只道衙中失了火
頭上金龍伸五爪
現在雖然身落難
開箱心慌拿錯了
小姐丟下錦袍尤恐有人看見忙閉上了窗門熄燈歸寢恰巧劉智遠轉三更三點
又過牆外看見一件錦袍只道天賜於他即忙取來披在身上不長不短好似自己
之物十分大喜打過五更畧睡片時起來喂馬不提再說岳元帥次日要到府衙賞
雪賞梅早飯以後分付梅香去取錦袍
元帥欲要賞梅去
小姐座上抬身起
只見箱子都翻到
高樓錦袍何方去
巡捕帶了兵四十
却好智遠身困倦
巡捕上前來回復
圓睜二目高聲喝
快快與我來剝下

閨中要算女才人
推窗一看便分明
紅光遮護姓劉人
時運未到命生成
錦袍丟在地中心
正在窗口吟雪景
東一看來西一看
小姐心中來思想
小姐頓發慈悲念
捨件衣服與此人

梅香奉命樓上去
此刻小姐惊呆了
梅香下樓來回復
一聲令下傳巡捕
各處搜遍都沒有
一眾軍人來捉住
岳爺一見重重怒
偷了錦袍還由可
智遠唬得魂飛散

閨中稟報女紅粧
錦袍却不在箱中
元帥聞言怒氣生
營中先搜偷袍人
行到馬房裡面存
拿住即刻送中軍
分付推上姓劉人
公然穿袍辱帥尊
高叫元帥有下情

巡捕不由他分說
一刀對着智遠劈
監斬巡捕忙回稟
中軍推進劉智遠
巡到後花園樓下
岳爺聽說忙查問
岳爺一聽心大怒
小姐聽得爹爹罵
昨夜奴在高樓上
五爪金龍身上現
不想錯拿新衣服
必定此人真帝主
夫人聽得心中喜
堂前快把親來認
便把情由對他說
小姐房中來打扮
儂相一到參天地
智遠今朝成花燭

中軍綁出姓劉人
金龍立刻顯原身
岳爺聞言想心胸
堂上叩稟昨夜情
樓窗落下此衣衿
昨夜誰人在樓門
便罵無恥小賤人
出房來問事和因
滿天紅亮好驚人
紫氣騰騰透眼明
望父息怒赦他人
不如贅在我家門
老爺主見不差分
今日黃道就結婚
智遠大悅見丈人
頓時中軍鬧盈盈
雙雙交拜結成婚
春宵一刻值千金

轅門外面來跪下
五爪抓住刀難下
此人却有龍星現
小人昨夜巡更去
身上寒冷將衣著
梅香答言家小姐
你是閨門年少女
走到面前稱萬福
推窗望外來觀看
如此大雪衣單冷
岳爺聽說沉吟語
就請夫人來商議
他人既有金龍現
元帥點頭心暗喜
家人帶去衣衫換
家人使女都忙碌
笙簫鼓樂洞房送
夫妻恩愛嫌夜短

鋼刀舉起不容情
唬倒行刑一眾人
分付刀下且留人
大雪紛紛到處水
望爺饒恕我小人
夜間綉花在樓門
如何私下與衣衿
爹爹在上納兒音
果然見個夜巡軍
發心捨件舊衣衿
口共心頭自忖論
要與劉高結作親
將來必定坐龍庭
立刻傳進姓劉人
香湯沐浴不非輕
廳上排酒亂紛紛
坐床撒帳盡完成
天明雙雙下樓行

堂上拜謝岳父母 二老半子好收成
夫去已有三個月 終朝思想淚紛紛
自從智遠投軍去 要逼三娘改嫁人
就把衣服來脫下 剪下青絲髮萬根
自古好人多磨折 不受磨折不成人
三娘被哥嫂將他脫去衣服剪去青絲送至磨房受苦整整過了半載有餘誰知三娘腹中已得了孕到了那日腹中疼痛可憐三娘子該有一十八年的磨難內中却有神力扶助到了半夜子時忽然生下一個小孩子又無剪刀只得將口咬下臍帶磨房生下真命主 苦壞三娘李氏身
若還後來有好處 不放哥嫂一雙人
不遲不早生下你 恐落哥嫂手內存
聽得磨房三娘苦 每日暗想去探情
話說三叔每日至三更時分要到磨房門首聽三娘的消息這三叔難道不會救他出磨房之苦常言說得好 蠢妻逆子無法可治何況叔侄之稱怎奈何他只好背後替他悲傷那日三更時分來到磨房門首探聽消息聽得裡邊啼哭推開門來看是何故三娘便叫道三叔我今生下劉氏後代恐怕哥嫂很毒如何是好三叔道不若央人送與邠州劉智遠不知侄女意下如何三娘道若得如此再好也沒用但是没人送去有勞三叔代我一人送去可好三叔道有我在此

三娘聞了三叔話 畧把愁腸放寬心
總總拜托三叔叔 快快請个老成人
東村實公為人好 托他送去可放心
三叔辭歸家中去 相邀實老到家門
昨夜三娘產一子 送與智遠劉將軍
親身來見三娘子 三娘含淚細叮嚀
千斤担子相煩你 路上須要小心行
只是劉家親骨血 四十代香烟在身
叫他另娶賢妻子 切莫將奴掛在心
官人倘能功名就 劉家也好顯威風
三娘帶哭來叮囑 實公傍側也淚淋
三娘又把公公叫 咬臍郎就是小兒
此兒看來都福相 但願長成報大恩
懷中抱着劉家子 忽忽向着邠州行
時光正是春天景 天氣溫和正好行
飢餐渴飲朝前走 曉行夜宿不留停
進城無心觀街景 口中訪問劉將軍
一路行到衙門首 轅門上面稟事因

孩兒送到邠州去 三叔說道不妨事
三叔口中忙稱謝 取出銀子二十兩
千萬囑托勞神送 拜托公公都看重
你到邠州官人見 你到邠州官人見
你到邠州官人見 你到邠州官人見
你說三娘日間挑 你說三娘日間挑
公公吓奴是今朝 公公吓奴是今朝
接過孩兒劉家後 接過孩兒劉家後
只因沒有收生婦 只因沒有收生婦
實公回言稱不敢 實公回言稱不敢
行一里來又一里 行一里來又一里
金勒馬嘶芳草地 金勒馬嘶芳草地
在路行程無就擱 在路行程無就擱
有人指引前邊去 有人指引前邊去
說與帥府門公曉 說與帥府門公曉

免得哥嫂起歹心 有我一力總担承
難得三叔好心人 難得三叔好心人
拜托邠州走一程 拜托邠州走一程
實公一口就應承 實公一口就應承
劉家惟此後代人 劉家惟此後代人
叫他好好扶後生 叫他好好扶後生
看來不久命歸陰 看來不久命歸陰
夜間挨磨五更終 夜間挨磨五更終
千斤担子要你承 千斤担子要你承
請問三娘叫何名 請問三娘叫何名
奴家親口咬臍根 奴家親口咬臍根
辭別三娘就登程 辭別三娘就登程
走一程來又一程 走一程來又一程
玉樓人醉杏花村 玉樓人醉杏花村
到了邠州一座城 到了邠州一座城
實老聽得喜歡心 實老聽得喜歡心
我是沙陀村裡人 我是沙陀村裡人

相煩通報劉智遠
 門公聽說回言道
 自從帥府招親後
 正在心中來思想
 老夫因何愁眉結
 智遠含笑回言答
 只因受恩無可報
 定然胸中有別事
 却說門公進來稟報
 事門公道門外有一位老者手抱孩兒
 官官到來說是將軍的骨血
 實公入內見了智遠
 將軍拆看便分明
 姑爺在上聽元因
 交與姑爺撫養成
 見了書時苦更深
 奴家受苦到如今
 不做重婚再嫁人

老兒全他是鄉隣
 老文畧等片時辰
 想起三娘苦命人
 走出賢德女佳人
 莫非怪奴禮不全
 賢妻你且聽原因
 所以心中悶沉沉
 欲言難以啟朱唇
 小姐佯為入內
 立在屏後竊聽
 智遠聽了此言
 分付領來人進見
 連忙跪倒地埃塵
 你今為甚到來臨
 却是劉家後代根
 智遠拆開看假真
 夫君在上得知音
 勒逼奴家再嫁人
 罰做了頭使用人

懷中即是將軍後
 門公入內來通報
 堂前不便來說破
 看見丈夫愁眉皺
 莫非父母輕慢你
 卑人多蒙來抬舉
 小姐心中沉吟想
 夫妻正在問和答
 忽見門公報事因
 不知道問道所報何
 雙手呈上三娘信
 實老兒問忙回答
 家主叫我尋到此
 不看之時由自可
 自從我夫離別後
 奴家三貞並九烈
 日間挑水三十担

老漢特地送兒臨
 先說智遠劉將軍
 不知三娘若何能
 上前啟口問原因
 有事說與奴家聽
 怎說有慢我當身
 夫君不為此中情
 忽見門公報事因

夜間挨磨到天明
 咬齧郎兒叫乳名
 用心看管撫成人
 來生再結百年姻
 智遠悠悠轉還魂
 此子却是何人生
 自然知道內中情
 忘記糟糠結髮人
 猶如奴養似奴生
 賞銀三十酒席贈
 令爺立刻到前鋒
 劉智遠接了大令辭別
 回來差人迎接說畢
 出衙上馬而去
 實公要想回答
 智遠已去遠了
 老人家酒飯已
 畢辭歸沙陀村
 將情告訴三娘
 三娘聽得丈夫
 榮貴孩兒有了
 着落且道得勝
 回朝
 然後來接的話
 心下稍安
 耐守磨房
 直到十八年
 後母子再見
 團圓我且慢表
 如今
 先表劉智遠
 如今點你做先行
 威風凜凜出中營

可憐磨房生下子
 嫂嫂要把兒淹死
 奴家性命難自保
 智遠看把來書後
 小姐出廳來相勸
 智遠諒想難瞞住
 小姐看書雙流淚
 早早該與奴家說
 就喚乳娘來伏侍
 夫妻商議三娘接
 自古救兵如救火
 小姐出來對實公
 說道相煩回見三
 娘說我奉令出征
 得勝
 苦了奴家命薄人
 三叔救得外甥身
 必然難見我夫君
 一聲大叫倒埃塵
 丈夫為甚淚紛紛
 叫聲賢妻聽元因
 夫君你是負心人
 請來府內過光陰
 伏侍咬齧小姣生
 一支大令到衙中
 豈可耽擱半時辰

臍帶是我親口咬
 寄與夫君來扶養
 今生不得為夫婦
 傍側實公忙喚叫
 誰人寄來書和信
 你把血書來觀看
 自身享了榮華貴
 姐姐送兒交與你
 打發實公先回去
 說是朱溫兵反到

快去挑選兵一萬
 馬上兒郎都點起
 參見元帥岳大人
 去捉朱溫造反人
 大炮三聲就起行
 智遠一聲得了令
 三軍浩蕩往前去

人馬紛紛做先行
皂旗對對黑雲生
綠旗一片碧波心
烏雞飛入白鷺群
天氣溫和好用兵
遇水成橋渡大兵
飢殮渴飲莫理論
報與先鋒掛印人
領兵就是姓玉人
就此落地好屯兵
藍旂小卒報軍情
誰人敢打我城門
下卷之中表分明

青旗蕩蕩非小可
白旗好似三冬雪
紅旗穿人青旗內
軍喝號時軍喝號
日行官路一百里
後探馬催前探馬
那日軍馬投前進
當頭一隊人和馬
智遠聽報忙傳令
不唱智遠安營寨
今有大唐人和馬
大小三軍聽號令

紅旗閃閃似蒸雲
綉旗好似百花心
好似桃花向柳生
將縱橫際將縱橫
一逢天晚便屯兵
左哨軍催右哨軍
汴梁不遠面前存
便是朱温馬共兵
說與三軍仔細聽
單表朱温手下人
領兵犯界到城門
出兵城外戰他人

翠旗飄飄生光彩
黃旗中央映成色
皂旗穿入白旗內
行軍正是春三月
逢山開路入馬進
曉行夜宿投前進
藍旂小卒忙通報
來者不是別一個
你等不可進前去
彦章坐在中軍帳
欲知誰勝與誰敗

寶卷重開接前因

諸佛菩薩降原身

在座男女洗耳聽

增福延壽永長春

話說王彦章聞得大唐兵馬已抵城外。急忙領兵出城迎敵。智遠聞聽心中火起披掛上馬率領大小三軍擺開陣勢。大炮三聲。一馬當先。兩人靚面。

二人相會沙場上

各擺刀兵顯威能

智遠當先一聲唱

來者敵將早通名

留下姓名來斬首

斬你首級立功名

彦章馬上冲冲怒

吾乃大帥上將軍

王爺彦章天下曉

人人知我大聲名

來者唐朝無名將

說个名字斬你身

智遠馬上回言答

穩坐鞍上聽我云

我身名叫劉智遠

唐王駕下領兵人

彦章細看劉智遠

威風凜凜上將軍

頂上銀盔光閃閃

身披銀甲亮錚錚

坐下走陣白龍馬

手內長鎗繞日明

智遠也把彦章看

果然好个上將軍

頂上銀盔風烈煥

金甲紅袍似火明

袋內彎弓如秋月

腰中箭軸放光明

世人說道彦章好

話不虛傳果是真

說話之間反了臉

遮攔不住便相爭

一合兩合沒勝敗

三合四合沒輸贏

山上虎戰山下虎

雲中龍鬥水中龍

兩陣兒郎齊喝采

來來往往不住停

二人大戰百餘合

未分勝敗見輸贏

看看天色已將晚

兩下鳴金收回兵

約定次日來交戰

明朝五鼓見輸贏

次日一天又到晚

三日之上又交兵

看看又到天色晚

智遠心中急智生

何不如此這般樣

今朝可捉彦章身

戰到其間佯敗下

反身大叫賊人聽

爺爺今日力不足

休要追赶我當身

彦章一見哈哈笑

叫聲智遠你且聽

你的詭計我曉得
 一追追到十餘里
 就是瓜田天賜劍
 手把長鎗空中舞
 你的本領那去了
 你若逃到海中去
 自此彥章歸家去
 却說劉智遠殺敗王彥章
 血流成河唐兵個個奮勇
 砍瓜切菜的一艘把朱兵
 殺得只恨爹娘少生兩只脚
 拼命的逃進城中被劉智遠一馬當先
 冲入城內得了城池把軍馬
 扎入先行查點倉庫休兵三日
 然後飛報元帥岳元帥大喜
 差人上奏唐王朱温因失了王彥章
 連忙退兵不敢再來拜表入京
 情愿稱臣進貢唐天子先接元帥奏章
 心中大悅恩旨下
 來封劉智遠永鎮邊廷岳元帥另賞黃金百鎰
 差大將李存孝帶了犒賞牛羊御酒
 特來犒賞三軍一眾三軍大小將官得了恩賞
 個個歡天喜地聲如雷動智遠謝恩
 接印獨守邊關李存孝回京復旨
 劉智遠因邊廷重地不能遠離
 光陰如箭催人老
 日月如梭不留停
 春去夏來秋又到
 冬盡春回又夏臨
 秋冬又過春光到
 日月輪流不住停
 智遠邊關十六載
 離了沙陀十八春
 四海太平無別事
 回轉家中見夫人
 看看孩兒多長大
 又想三娘一段情

休想刁詐我當身
 智遠擎鎗喝一聲
 飛起要斬彥章身
 阻住飛劍斬他身
 今日活捉你當身
 我也趕到水晶宮
 十年之後再臨陣
 智遠收了瓜田劍
 殺得朱家兵馬人頭滾滾
 屍積如山乘勢殺敗朱家兵
 腳下騰空趕你身
 不敢回城落荒行
 提鎗追趕劉智遠
 照寶一聲紅光現
 彥章一見魂飛散
 智遠後面來追趕
 任你走上天邊去
 彥章聞言心驚怕
 智遠收了瓜田劍
 殺得朱家兵馬人頭滾滾
 屍積如山乘勢殺敗朱家兵
 腳下騰空趕你身
 不敢回城落荒行
 文武官員邊關守
 交代已畢離關去
 五百人馬跟他去
 門軍一見忙通報
 下官只因關務大
 實公送來一個子
 咬臍孩兒已長大
 劉爺聽說心中喜
 正在言談承佑到
 承佑當下開言道
 六韜三略都精熟
 劉爺聞言哈哈笑
 夫人吩咐忙備酒
 兒欲打獵荒郊去
 承佑小將心歡樂
 左射獐來右射鹿
 一支雕翎中白兔
 撥開坐騎追上去
 智遠大悅喜歡心
 左手發出寶和珍
 拍馬回走逃性命
 口中大罵賊人精
 脚下騰空趕你身
 不敢回城落荒行
 乘勢殺敗朱家兵
 腳下騰空趕你身
 不敢回城落荒行

劉爺立刻升軍帳
 一聲令下人人應
 一路行程關門出
 兵馬進了城中扎
 迎接高廳劉爺坐
 夫人在家可安健
 夫人含笑將言說
 真是劉門洪福大
 夫人又說改名字
 劉爺一見心歡喜
 非是孩兒誇大口
 長鎗八十二斤重
 為父一生心愿足
 更深始歸內室去
 劉爺分付中軍將
 一路滔滔前邊去
 小將一見心中愛
 一只白兔不可惜

忙傳將令眾三軍
 那個兒郎不應承
 三聲大炮好驚人
 智遠劉爺進府門
 啟口便叫夫人身
 未知三娘吉和凶
 叫聲夫君聽原因
 三娘生下好兒孫
 承佑二字取為名
 難得我兒相貌精
 文讀詩書共五經
 可為劉家領兵人
 將來厚望不非輕
 次日承佑稟事因
 人馬一百付兒身
 山中打獵好歡心
 灣弓搭箭嗖一聲
 可惜金批箭一根

文武官員邊關守
 交代已畢離關去
 五百人馬跟他去
 門軍一見忙通報
 下官只因關務大
 實公送來一個子
 咬臍孩兒已長大
 劉爺聽說心中喜
 正在言談承佑到
 承佑當下開言道
 六韜三略都精熟
 劉爺聞言哈哈笑
 夫人吩咐忙備酒
 兒欲打獵荒郊去
 承佑小將心歡樂
 左射獐來右射鹿
 一支雕翎中白兔
 撥開坐騎追上去

下官邠州走一巡
 文武官員都送行
 行來早到邠州城
 岳氏夫人出外迎
 就擱光陰十六春
 如今諒已長成人
 文武全才伴伴能
 書房去喚小兒童
 內堂拜見父母親
 爹娘在上聽原因
 武藝之中伴伴精
 難得我兒英雄身
 接風華宴擺當中
 特來告稟父親聽
 帶了人馬出南門
 一只白兔面前存
 白兔帶箭飛如雲
 那管高山路不平

走一嶺來又一嶺 過一山來又一峯 趕得公子心中急 人馬渾如燕雀行
 上山好似飛雲雷 下山亦似滾流星 看看趕了大半日 不知到了那方存
 話說那小將軍連連的趕這隻白兔有何用處 看官們有所不知 那李三娘與劉智
 遠自成親不上一載 因洪信夫妻狠毒 千方百計 要害劉智遠 後來得了天書寶劍
 竟往邠州投軍去了 只李三娘在家受盡千般苦處 萬種淒涼 今日該他難滿母子
 相會 夫婦重逢 故此白兔出現 將咬臍郎 引到沙陀村井邊來了
 公子走了多時節 沙陀村在面前存 時逢冬天下大雪 不分南北與東西
 小爺馬上心煩惱 為只毛團到此存 不知毛團身去向 三軍人馬那方行
 欲待前行無走處 我欲歸程雪又深 上前退後沒主意 一見白兔面前存
 小爺看見白兔子 提起心頭火一盆 看他巢穴在那裡 搗你巢穴找你根
 拍馬加鞭重重趕 琉璃井在面前存 白兔一隻無踪跡 不知躲在那邊存
 見一婦人來汲水 蓬頭垢面好傷情 眼淚汪汪真苦惱 看來不是等閒人
 一定此人含冤屈 小爺馬上自沈吟 開言便把婦人問 白兔躲在那方存
 婦人回言不曉得 不知去向何方存 見一婦人蓬頭垢面井邊汲水
 話說小爺因追白兔 來到琉璃井邊 白兔並無踪跡 見一婦人蓬頭垢面井邊汲水
 哭哭啼啼必有冤屈 開言問婦人道你是何人 姓甚名誰 住居那裡 細細說與我聽
 三娘見馬上一位小將軍 頭戴束髮紫金冠 身披半幅金甲 相貌堂堂 並非下等之
 人 三娘見了此人 即倒身下拜 誰知咬臍郎 坐不住鞍轡 跌將下來 小爺說你有話

即說不必下拜

鐵石人間也傷心 我是三娘李氏身
 去做投軍報効人 雁杳魚沉沒信音
 剪去青絲髮萬根 夜間挨磨到天明
 也無信到我當身 天下少有此等人
 夫名却與父名同 邠州投軍到如今
 倘若合意寫書信 難得將軍好心人
 指頭咬破寫分明 拜上忘恩負義人
 六月初三配你身 哥嫂手內過光陰
 夜衫剝下太無情

三娘當下將言告 我家沙陀村裡住
 自幼招與劉智遠 丟了奴家分別去
 我在家中來住定 花鞋脫下綉房裡
 磨房產下初生子 三娘說到傷心處
 慌中無意靜中想 回言便把三娘問
 不妨寫封書和信 我到邠州軍營裡
 但是沒有筆和硯 滴下一點鮮紅血
 當初我父招贅你 九月初三來分別
 誰知哥嫂心太毒 頭上剪去青絲髮

上告將軍聽事因 父親姓李是良民
 東流村裡有家門 兩地遠遠掛在心
 洪信哥嫂壞良心 磨房裡面受苦情
 口咬臍帶咬臍名 兩行珠淚落紛紛
 細想他言是奇文 小將也是邠州人
 小將做你送書人 代你一查姓劉人
 書信如何可寫成 字字行行寫得真
 誤入桃園結成親 瓜園一別到如今
 將奴打罵不安寧 脚下花鞋脫干淨

若問我的冤枉事 生下弟兄人兩個
 夫妻成親未一載 整整去了十八載
 將我衣服來剝下 日間挑水三十担
 差人送上邠州去 小爺聽說心酸苦
 他孩咬臍為名字 你有丈夫劉智遠
 娘子你看好不好 三娘聽說心中喜
 不免扯下裙半幅 上寫李氏三娘子
 男十八來女十八 兒夫丟我十八載
 逼我重婚奴不允 日間挑水三十担

夜間挨磨到天明
 去了同床共枕人
 冤家是个狠心人
 血水汚地半寸深
 不知你在那方存
 莫作貪頑貪要人
 我命難逃八九分
 端端下拜小將軍
 話說李三娘將一封血書寫完遞與公子。就在地上。雙膝跪下。拜謝小將軍寄信之勞。不期這小將軍覺不好過。頭昏腦悶。心中想道。却也古怪。怎的別人叩頭。我身穩而受之。獨這婦人叩頭。先一回。跌下馬來。如今又覺不爽。據他言語。丈夫與我父同名同姓。他兒子。又與我同名同姓。莫非此人是我生身母親麼。

不表公子心疑惑
 替奴代封家書去
 若還得見親生子
 拜罷一番身立起
 公子聽了三娘話
 說罷跨上銀鬃馬

再唱三娘公子身
 用心打聽我夫君
 長生祿位供你身
 重又萬福謝恩人
 心中疑惑便辭行
 回頭分付大娘身

雙膝跪在塵埃地
 若得夫妻重相會
 一切全仗多拜托
 千萬不要書信失
 叫聲大娘休悲苦
 千萬不要悲哀泣

上告將軍發善心
 剪肉燒香報你恩
 拜托將軍大恩人
 當面須交姓劉人
 定有回音付你身
 保重身體頂要緊

嫁夫作主從來有
 哭了一聲重又哭
 為娘懷你十個月
 天明不見茶和飯
 你在那裡貪富貴
 早來一刻重相會
 一封血書寫完了
 公子覺得頭昏暈

無夫無主是無身
 咬齋心肝叫幾聲
 受了千般萬苦心
 把你親娘餓个昏
 不想回來認母親
 夫妻兒女兩相逢
 兩淚汪汪苦殺人
 二目昏花難以禁

你今全沒夫妻念
 拜上傳與三朝子
 磨房三更生下你
 我做親娘十六載
 信到我兒即回轉
 若還遲遲耽擱了
 雙手遞與貴公子

三娘含淚稱多謝
 但是心中多疑惑
 心急慌忙路程趕
 你們且在城外扎
 劉爺正在堂上坐
 叩拜已畢回身轉
 智遠見承佑出堂問
 向上復打一拱道
 林之中忽來白兔一
 箭不捨拍馬追去
 慢追兔也慢慢行
 涼亭旁邊躲其身
 井中汲水甚辛勤
 劉智遠聽了承佑之
 白兔如何能行這許
 頭暗自沉吟想我三
 娘尚在我因連日忙
 承佑見了父親問

多謝將軍早回音
 家中現有一母親
 帶領三軍早回城
 等我獨自進城門
 見兒回來喜十分
 又來告稟父親身

公子加鞭揚長去
 若說他是我生母
 到了城外傳將令
 進城一路無耽擱
 承佑拜見生身父

要到邠州問父親
 方纔得罪不該應
 大小三軍聽分明
 高衙下馬往裡行
 房中又去見娘親

白兔帶去金鈿箭
 馬行不知多少路
 孩兒轉過涼亭去
 白兔到他裙下躲
 孩兒住馬問他人

孩兒不捨追畜生
 不覺竟到沙陀村
 見一婦人淚紛紛
 孩兒住馬問他人

緊緊追趕追不上
 白兔逃進村中去
 手拿一只吊水桶

打了多少野味可說與為父知道
 小將一鹿後射一獐行至高峯茂
 孩兒因為一支金鈿箭
 孩兒不捨追畜生
 不覺竟到沙陀村
 見一婦人淚紛紛
 孩兒住馬問他人

白兔如何能行這許多路呢
 好生奇怪你見了婦人
 可問他要白兔麼
 一頭問話
 一頭暗自沉吟想我三娘
 在十七年前他說日間挑水
 夜間挨磨事隔十八年
 莫非三娘尚在我因連日忙碌
 不料孩兒今日趕到沙陀村中
 好生奇怪也
 動問可見白兔臨

婦人回言不看見
將軍莫非看錯了
孩兒問他因何哭
婦人聽了孩兒話
十八年前配夫主
成婚一載喪父母
丈夫除妖得了寶
大哥逼奴來改嫁
日間担水三十担
幸虧三叔送湯水
兄嫂聞知生毒計
并無回書一个字
因此想起負心漢
兒說邠州家父管
扯下白羅裙一幅
將身跪倒來叩謝
劉爺聽了承佑話
劉爺堂上來分付

說道將軍錯怪人
休要錯怪小婦人
有甚冤枉大事情
叫聲將軍你是聽
同庚十八姓劉人
兄嫂很毒把家分
要到邠州去投軍
奴家矢志不重婚
夜挨磨五更終
生兒咬臍少能
欲害孩兒一命傾
口信轉達到家中
時常珠淚落胸中
不妨代把音信通
指尖咬破血鮮紅
孩兒頭昏一陣痛
兩行虎淚落胸中
我兒且到後邊存

我在此間打井水
一邊說話流眼淚
不妨說與孩兒曉
他說奴家本姓李
與父同名真奇怪
夫妻分到瓜田種
三叔贈銀三十兩
洪義二哥生巧計
夫去之時身懷孕
污水平地深三寸
又蒙三叔來幫助
夫說得勝回家轉
孩兒又問他兒名
婦人聞言收眼淚
寫就血書七八句
故此不明這件事
討過那封書信看
鞍馬勞頓多辛苦

那有白兔到來臨
看見孩兒似吃驚
代你伸冤若何能
三娘二字奴名稱
六月初三結成親
瓜田裡面有妖精
丈夫一去不回程
罰我灶下做用人
磨房產子苦十分
可憐沒有伏侍人
邠州送子實公公
十八年來音不通
咬臍郎名與兒同
苦無筆硯在亭中
叫兒順帶感恩重
特地回來問父翁
羅裙半幅血鮮紅
且回後面養精神

將他叫到後邊去
一邊落淚開口罵
咬臍聞言忙走出
智遠料難隱瞞住
怎知你母身受苦
兒吓你且起來為父
為父同他成花燭
只說你娘身改嫁
我上邠州未一載
你今撫養成人了
怨恨父親無道理
吃的美味羔羊酒
早知他是兒的母
把我折了來跌倒
便呼左右忙不住
拿住母舅李洪信
替我母親出口氣
你點人馬前進發

重又觀看書一封
大罵兄嫂不該應
扯住爹爹問事因
叫聲孩兒你且聽
担水挨磨苦傷心
一年未到父投軍
怎知還守我當身
磨房生下你當身
井邊遇的你娘身
忘我娘親結髮情
受盡榮華享太平
同到邠州過幾春
這個聲名了不成
點起兒郎馬共兵
再拿舅母姓張人
也是養兒十六春
開元寺裡扎行營

承佑躲在屏風後
同胞姐妹如此樣
快快說與孩兒曉
婦人是生身身母
瓜園一別十八載
他是三貞九烈女
實老送你邠州地
公子不聽由自可
紫袍金帶銀交椅
去兒生母又再娶
不知他是我親母
只因父親含糊了
連夜趕到沙陀地
合家大小都殺盡
智遠便把咬臍叫
等我前去訪一訪

只見父親淚滿胸
苦我賢妻一個人
切莫將兒蒙鼓中
咬臍即是我兒身
並無音信到家門
我是忘恩負義人
僱了乳母撫你身
猛然聽得好傷心
還說高官不稱心
父親却是不該應
反在馬前拜我身
娘兒對面不相親
拿住冤家銷仇恨
雞犬一個不留存
你近前來聽我因
磨房相會你母親

智遠重又開口道

還虧岳氏量寬洪

撫養孩兒十八載

文武全才勝父身

文通孔孟三千字

武曉孫吳戰策精

三娘道岳氏又是何人

如何扶養我兒呢

智遠道岳氏乃岳元帥之女招我為婿接

到孩兒本該要來接你

不料朱溫造反命為夫出征鎮守邊關一十六年如今回轉

邠州孩兒昨日打獵追趕白兔遇見了賢妻帶回書信所以為夫帶了人馬連夜趕

來迎接娘子同上邠州

共享榮華我兒現在開元寺中扎住人馬少刻即到好代你

報仇也

母子重會喜十分

磨房苦難都脫了

猶如拾到一方金

訴出離愁萬種情

一個說的家中苦

哥嫂冤仇報得成

聊說幾句你聽聽

睡卧鞍韉馬背上

鐵石人聞也淚淋

冬天掃雪去安營

說起征戰人的苦

渴在河邊冷水吞

祭上金雞報五更

東方日出扶桑國

不教人在暗中行

要到開元寺裡行

三聲砲响惊天

承佑兵馬來臨

分付三軍大小人

快快圍住李家宅

要捉母舅黑心人

舅母張氏不容情

大小三軍都聽令

如狼似虎往前行

團團圍困李家門

洪信夢中來驚醒

叫聲娘子快起身

莫非強盜搶我門

張氏聞言開口笑

丈夫你是胆小人

自然大炮响連聲

丈夫如此膽子小

怎樣好做男兒身

此刻尚在辰時候

忽聽大炮三聲响

再睡一刻不要緊

洪信夫妻如此話

洪義夫妻已起身

看看因何大炮响

輕移蓮步出房門

行來已到大門首

耳畔忽聞鬧音

開門向着外面看

一見之時大吃驚

門外人馬無其數

馬上一位小將軍

指揮三軍傳號令

分付隣舍莫要驚

我是三娘親生子

今朝要捉母舅身

鄰居一聽都合掌

阿彌陀佛念幾聲

難得皇天開了眼

三娘有了報仇人

紛紛立在門外看

觀看三軍捉壞人

小爺馬上傳將令

快到裡面去拿人

先捉母舅李洪信

又捉洪義二舅身

二個娘舅都捉住

再捉張氏黑心人

三軍得令稱曉得

紛紛擁進李家門

楊氏唬得魂飛散

三脚兩步向裡行

高叫丈夫不好了

外面來了對頭人

姑娘兒子帶兵到

要捉你我四個人

洪義一聽面改色

逃進裡面叫洪信

為弟如今逃去了

難顧兄嫂二個人

快快起身逃性命

不要再留半時辰

先把洪義楊氏捉

打進房門捉洪信

正欲回身向外走

三軍已進內房門

口中只是勿勿勿

低頭受綁出房門

洪信張氏搜搜抖

不能開口說一聲

小爺分付兩傍跪

開元寺裡接娘親

三軍押到大廳上

稟見承佑小將軍

小將已把洪信捉

有請夫人到家門

護軍奉令寺中去

見了劉爺稟一聲

三娘坐上前行去

前呼後擁好威風

劉爺聽說哈哈笑

分付推上車一輛

夫人下車爺下馬

攜手共入李家門

一路已到家門首

看見磨房好傷心

夫人下車爺下馬

攜手共入李家門

廳上承佑親來接

告稟爹娘二大人
智遠心中怒十分
逼嫁三娘不該應
辛勞伏侍你賊身
二斗大麥五更終
洪義楊氏是幫凶
叩頭好似磕頭虫
還求妹子做人情
智遠冷笑叫賊人
分付斬了四個人
洪義全屍立籠等
三軍立刻不容情
來了三叔救命人

兒把四人已捉住
大唱一聲李洪信
三娘是你同胞妹
日間挑水三十担
只道我已身亡過
今日綁在廳堂上
左一个來右一个
同胞終要看娘面
我妻被你害得苦
三軍奉命來推出
張氏必須澆腊燭
拉拉扯扯人四个

但憑娘親怎施行
洪義張氏楊氏身
千朵桃花一樹生
脚小伶仃怎樣行
打罵三娘由你們
有何言語說我聽
哀哀求告三娘身
饒我一命感恩情
今日先斬你四人
就在門前問典刑
楊氏邊遠去充軍
哭哭啼啼好傷心

三娘尚未回言答
平日行凶十八載
不該罰他厨下去
夜間磨房換麵粉
洪信張氏為首
洪信兄弟紅了臉
好妹子來親妹子
三娘心中似不忍
把手一揮推出去
洪信一刀須兩段
智遠分付都已畢
一路行到門外首

李三叔聽說劉智遠父子回家現在已到李家三叔一想不好。這個冤仇怕的今朝要報了。但是李家洪信夫妻雖壞洪義楊氏還好。倘然殺了。豈非絕了李氏香烟。不免但我去看來。他老人家急急忙忙行到李家。恰巧推出洪信夫婦。洪義夫婦。三叔大驚失色。高叫刀下留人。殺不得殺不得。洪信洪義聽見有人叫殺不得。睜眼一看。乃是三叔。忙道三叔。你老人家發發慈悲心。快快救救我們。要緊三叔道你們平日

不信我言。致有今日。老漢看在先人份上去代你們討討看。討得下討不下。老漢是不管的。洪義道三叔吓。

從前原是侄兒差
妹夫同你有恩惠
三叔一聲哈哈笑
張氏言語休聽信
說罷之時門來進
智遠夫妻抬身起
智遠打拱先謝過
三叔一見忙動問
可惜寶老已亡故
當年受恩今日報
三叔推辭稱不要
李家惟此香烟種
侄婿如能看薄面
智遠假意雙眉皺
三娘旁側也開口
放了李家根一線

不該聽信張氏身
諒情可以救吾身
老漢不用報恩情
同胞妹子自家人
內堂去見姓劉人
回來迎接老年人
多謝三叔大恩人
莫非就是咬臍身
今朝不得見年尊
千兩黃金禮物輕
有言說與侄婿聽
還看當年岳父情
門前放了四个人
這件事情不允成
相勸夫君有情人
父母地下也感恩

欺侮妹子情理欠
倘得今朝活性命
老漢只要你改性
人有千算天一算
早有小軍來通報
小爺後邊來跟出
三娘又把孩兒叫
三娘回言稱正是
智遠忙請三叔坐
望請三叔收了去
老夫黃金也不受
岳父岳母多仁義
非但老夫深感德
洪信十惡難以赦
千不看來萬不看
智遠沉吟多一會

今朝自己悔煞人
一重恩報九重恩
以後從今做好人
算來終是枉費心
報告劉爺三叔臨
降階迎接正該應
快來叩見外祖公
相謝當年送子情
分付取上一千金
日後再報大恩情
要求保全四人生
後代只留苗一根
就是先兄也關心
並非不允你人情
還看三叔金面情
傳令放了四个人

小爺門前傳將令
堂前叩謝親妹文
發封文書充軍去
楊氏二娘來報信
小妹助你銀百兩
不說洪信收屍首
諸事已畢傳將令
洪信弟兄送十里
夫人聽說三娘到
三娘也把賢妹叫
二人遊謝多一會
是夜痛飲三更後
初更二更三更後
光陰迅速且容易
其時五代天下亂
東宮三娘李氏女
四娘宣民安成樂
三娘宣民安成樂
為人須要行正道
今日我人也快樂

洪信四人死還魂
又謝三叔老年人
永世不許轉家門
三娘長嘆長兄稱
李家不可絕了根
且表三叔告辭行
大小兒郎聽分明
雙雙含淚轉家門
親來迎接大丈夫
相謝扶養孩兒身
劉爺分付把酒巡
智遠手携三娘行
稍定五更是天明
元帥歸天智遠升
天子無兒亂朝廷
西宮無兒亂朝廷
風調雨順五穀豐
不勸世人做好事
貴府四季賞賜金
靠着尊府賞賜金

兵丁放了四人綁
智遠重又開口道
張氏自己知罪重
惡嫂既是歸陰去
洪信又謝親妹子
智遠命人扛銀去
拔隊仍回邠州去
智遠大軍邠州進
姊姊連連口內叫
十六年來虧了你
廳堂上面團圓酒
人房又說許多話
智遠親到帥府去
智遠升了元帥職
文武公舉劉智遠
太子承佑都勇猛
漢帝歸天孫貴接
遠報只在後孫貴
三娘先苦後來福
口中祝福空中晚

二雙夫妻進高廳
張氏決不鬆罪名
進房高掛一條繩
另娶一個女佳人
難得寬洪大量生
送到三叔自家門
一乘大轎三娘坐
小軍去報岳夫人
賽過同胞共母人
方到今日母子逢
夫妻父子好歡心
枕上都言別後情
將情告訴岳父身
五年之後天子崩
改為後漢朝
並作領兵帶朝
近來就被宋朝
好人自有好收成
好天保免災星
府中三娘長春

24

風陵文庫
文庫 19
F 399
66:12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